

#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进路

杜或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bmtr.v6i3.7491

**[摘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指引人类真正走出生命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强大思想武器,以健康正义为首要准则、以生态正义为重要依托、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为核心理念,具有以生命至上为内核的人民性、以生态友好为关照的本源性、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为原理的系统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分配不均衡、发达国家缺失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责任感、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进路能够合理分配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调整变革现行国际卫生法制体系、整合重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秩序、防范抵制西方生态帝国主义侵蚀。

**[关键词]**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理论意涵; 制度根源; 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R872.1 **文献标识码:** A

##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Health and Health

Yukun Du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Abstract]** human health community concept is to guide human truly out of the life crisis and ecological crisis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with health justice as the primary criterion, ecological justice as the important backing, with life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security as the core idea, with the life of the kernel people, ecological friendly for care of the origin, on the principle of life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security. It is rooted in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its mode of production,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global health public goods, the lack of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health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health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building a human health community can reasonably distribute global health public goods, adjust and reform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health legal system, integrate and reconstruct the glob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rder, and prevent and resist the erosion of western ecological imperialism.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health; theoretical meaning; institutional root and practical path

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逐渐演变成生命危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1]242</sup>”2020年3月,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大倡议,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注入新动能,为解决全球性生命危机和生态危机绘就蓝图。在卫生健康问题面前,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但这一共同体缺乏自觉协调运转的组织、规范和机制。为打造更高层级的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部框架搭建完整,在全球层面开展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自卫行动。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意涵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健康权益共同体,二是生态利益共同体。相应地,健康正义和生态正义成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健康正义和生态正义表达了对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领域人类活动正义与否的忧虑和反思,昭示了超越现有健康状况和生存条件的理性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丰富的理论意涵。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透视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健康正义为首要准则,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保护。健康正义是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个体健康与公共健康

的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是判断健康正义与否的关键标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调健康的优先地位,秉持健康正义,捍卫生命健康权利,以切实的倡议和行动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生态正义为重要依托,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伦理学将正义问题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将其研究视域拓展到生态领域<sup>[2]</sup>,生态正义应运而生。生态正义是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符合生态平衡原理和生物多样性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sup>[3]</sup>。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生态正义为指引,立足人类健康与生态权益,为促进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思路。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为核心理念,揭示生命与生态的辩证关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sup>[4]210</sup>”人与自然互相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和本质力量,构成一种对象性关系。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是人不可分割的‘外部躯体’,而不应是‘从中索取资源并向其倾废料的环境’<sup>[5]215</sup>”。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是辩证交互的一体化安全。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鲜明特质

以生命至上为内核的人民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高扬生命价值,以生命健康作为首要准则,坚定捍卫人类健康权益,其内核是生命至上。一方面,保障人类生命健康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关切。另一方面,将生命安全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生态友好为关照的本源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突破口,塑造清洁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以保障人类享有稳定的生存条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体现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邃的整体性视角,反映出对自然本性价值的重视。

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为原理的系统性。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双重考量,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向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凸显了生命与生态一体两面的系统性。在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框架下,生命生态化和生态生命化趋势日益明晰。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价值

深化与拓展马克思生态思想。第一,以“生存的自然”拓展“生产的自然”思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认为自然的主要功能是为人类提供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强调“生存的自然”之于“生产的自然”的基础性地位。第二,以共同体视角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承认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二者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这要求人类不仅要善待自然,更要把自然当作自身的一部分,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为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提供实践方案。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公共卫生长效融资、产品供给、监测预警等方面为补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短板提供合理方案。其一,拓宽世界卫生组织获取资金渠道,为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新的筹款机制,减少其对个别捐资国的资金依赖。其二,公平公正分配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供需对接。其三,建立健全全球疫情监测预警机制,推动完善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实现条件。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永恒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更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主张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卫生服务保障人类生命健康,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

## 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障碍及制度根源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处理的关系错综复杂、面临的考验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物质平衡,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2.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障碍

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分配不均衡。全球卫生领域存在公共产品缺失和分配不公等情况。受制于世界卫生组织资金匮乏、成员国卫生能力迥异、国际政治权力因素干扰,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分配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错配等问题。现行医疗资源分配机制偏向于满足市场需求,使得医疗资源在发达地区集中,贫困地区的卫生需求被忽略。

发达国家缺失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责任感。坚持本国利益至上,缺乏国际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是发达国家的通病。第一,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能耗高、劳动密集、科技含量低、污染性强的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第二,把大量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将落后地区当作处理有害污染物的“垃圾场”。第三,对全球生态治理采取消极回避的“鸵鸟政策”,把减排责任推给人口多、工业与基建多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治理机制主要依赖“软法”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建议、指南、标准等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均为软法性质,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其二,治理进程受国家中心主义左右。全球卫生治理存在国际合作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脱钩,治理效果受制于参与国的合作意愿。

### 2.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障碍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是影响人类卫生健康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制度以自然环境和生命健康为代价获取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积累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工业,产生了大工业体系、大工业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工人在生产和生活中遭受着噪声、毒气、污水污染等摧残,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产品生产着想<sup>[6]106</sup>”。

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是影响人类卫生健康的重要因素。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遏制捍卫人类健康和生态权益的行动,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反人类、反生态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sup>[4]476</sup>”生态逻辑与资本逻辑大相径庭,资本家作为资本的化身,完全按照资本逻辑进行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导致人类卫生健康问题的直接动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妄图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统治自然。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sup>[7]49</sup>,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

### 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进路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持续斗争,不断克服来自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各方面压力,以绿色生态环境捍卫人类卫生健康权益的长期过程。

#### 3.1 物质保障: 合理分配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

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生产、科学调配全球卫生健康公共产品,积极担负卫生治理的国际道义与责任。第一,调动大国对外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大国应强化卫生健康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担当,积极承担卫生援助责任。第二,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在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中的协调执行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健康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成员国公平合理地使用和分配卫生资源。第三,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

#### 3.2 法律支撑: 调整变革现行国际卫生法制体系

《国际卫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唯一管理全球卫生安全的法律框架,亟需修改和完善《条例》的履约机制。第一,推进国际卫生法规则细化。第二,赋予国际卫生法实际约束力。在软法基础上增补硬法规制,弥补卫生法规漏洞。第三,加强国际卫生法制度性履约机制。设立履约委员会,形成自愿履约、合规监督与履约评估机制,促进成员国履约。

#### 3.3 制度重塑: 整合重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秩序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应对性不足,治理秩序亟待规范。第一,实现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有机衔接。第二,整合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第三,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塑造造成更高级别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为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真正成为全球环境领域的权威机构,建议将其升格为联合国环境组织,使其获得凌驾于其他环境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权。

#### 3.4 原则坚守: 防范抵制西方生态帝国主义侵蚀

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谴责、强烈抵制转嫁生态危机的不道德做法。一方面,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生态新秩序。联合抵制发达国家的生态霸权行为,力争扭转不公平的全球生态治理现状。另一方面,对西方生态帝国主义侵蚀作出制度化限制。以刚性的制度规范制止发达国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错误做法,责令发达国家转变治理污染的手段和方式。

## 4 结语

从实然角度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蕴含的生命逻辑和生态逻辑不言自明;从应然角度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任重道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全球卫生治理、全球生态治理相当于“一体两翼”的关系,全球卫生和生态治理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人类健康福祉和自然生态良好。世界各国应当树立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共识,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引领下,与反人类、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持续斗争,早日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00-242.
- [2]郎廷建.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视角[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6):38-43.
- [3]袁祖社,王鑫.生态理性的价值关切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J].哲学动态,2022(7):5-15+127.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411,476.
- [5]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5.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755.
- [7]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9.